

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主编 燕国材 副主编 杨鑫辉 朱永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燕国材 (主编) 杨鑫辉 (副主编)

朱永新 (副主编) 许其端

马文驹 赵年荪

赵莉如 邹大炎

编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教学参考资料，供综合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专业使用。

(京)新登字113号

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燕国材 主编

责任编辑 桂 峰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41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

ISBN7-107-07093-2
G.2177 定价4.80元

前　　言

我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教授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出版了，它填补了我国心理学史的一项空白。为了配合《中国心理学史》的学习以及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育处又委托并支持我们开展《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的工作。从1985年11月在苏州大学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以来，仅不到5年的时间，我们就出版了《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的前三卷；现在又完成了第四卷的编选工作。

本书本卷编选了近现代时期重要思想家和心理学家关于心理学思想或科学心理学的言论，由28位学者的68篇材料组成。各位学者资料的编选人是：燕国材（廖世承）、杨鑫辉（陈鹤琴、高觉敷、潘菽）、朱永新（王筠、梁启超、陈立、曹日昌）、许其端（王国维）、马文驹（朱光潜、汪敬熙、张耀翔、郭一岑、萧孝嵘、郭任远、黄翼、阮镜清、朱智贤、丁瓒）、赵年苏（陈大齐、艾伟、陆志韦）、邹大炎（龚自珍、蔡元培、唐钺、孙国华）、赵莉如（周先庚）、朱腊梅（孙本文）。又“附录”（3篇）由马文驹编选。

本书本卷经过上述各同志的编选和反复修改之后，由主编燕国材统稿和定稿。

本书编选工作的有关事项，已另写《述例》，在此不赘。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参加编选人员所在单位，以及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本书的编选出版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具有重大的意

义。众所周知，我国的心理学一直未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解放前是跟着西方跑，介绍的是西方的一套；解放后又“一边倒”，介绍的是苏联的一套；粉碎“四人帮”后，又主要介绍的是西方的一套。“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这种现状，显然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不相称。我国心理学应当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应当有中国的特色。本书便是继《中国心理学史》之后在这方面所作的一种尝试。

本书系我国破天荒第一本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资料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由于它的成书无所依傍，无所借鉴，再加上编选者掌握材料不够，理论水平有限，必定会存在不少的错误和缺点，谨望国内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编选组

1990年8月25日

述　　例

一、《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共分四卷，即先秦部分为第一卷，汉至唐部分为第二卷，宋至清部分为第三卷，近现代部分为第四卷。本书系第四卷。

二、本书选择重要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以下合称学者）的论著共68篇。有的是全文，有的是摘录；各学者被选录的论著篇数亦不相同，少者1篇，多者4篇。依据各学者的生年先后予以编排。

三、本书内容包含普通心理学思想和应用心理学思想两个方面的资料，按学者分别集中编排，不再列分类项目。

四、本书本卷的编选体例是：

1. 学者介绍。编排在各学者姓名的下面；
2. 解题。编排在各“资料原文”的前面；
3. 资料原文。编排在每条“解题”之后。

五、本书的“作者介绍”主要阐述某一学者的简单生平、主要贡献和重要论著；最后标明选录作者资料多少种。

六、本书的“解题”主要阐述该种资料的基本论点，并适当指出其重要性；如系选自某一专著中的资料，则还要简略介绍该专著的基本内容。

七、本书所选录的各学者资料，均依据可靠版本取舍，并予以注明，以便读者检索。

八、本书鉴于所选资料均不难理解，故一律不予注释。

目 录

王 筠

教童子法（节录） (1)

龚自珍

一、闻告子 (10)

二、宥情 (11)

蔡元培

一、国立中央研究院之过去与将来（节录） (15)

二、以美育代宗教说 (16)

梁启超

一、说希望 (23)

二、佛教心理学浅测（节录） (27)

三、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节录） (37)

王国维

一、人间嗜好之研究 (43)

二、书叔本华遗传说后 (47)

朱光潜

一、《文艺心理学》作者自白 (52)

二、《变态心理学》自序 (57)

陈大齐

心理学之意义及研究法 (63)

孙本文

一、《社会心理学》序 (72)

二、社会心理学的目的 (77)

唐钺

- 一、白鼠的各种位足反应的发展(节录) (91)
- 二、哲学者之眼中钉——心理学 (93)
- 三、铁钦纳的存在主义 (98)

艾伟

- 一、汉字心理研究之总检讨 (104)
- 二、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 (112)

廖世承

- 一、《教育心理学》序 (119)
- 二、《教育心理学》绪论(节录) (122)
- 三、测验与中学校(节录) (126)

陈鹤琴

- 一、觉官之发展 (133)
- 二、学习之性质与原则 (140)
- 三、发展幼儿教育的几点建议 (149)

汪敬熙

- 一、生理电学在心理学上之应用 (156)
- 二、中国心理学的将来 (164)
- 三、答潘菽先生“关于心理学的预言” (169)

张耀翔

- 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节录) (172)
- 二、中国历代名人变态行为考 (180)
- 三、巴甫洛夫的治学精神 (196)

陆志韦

- 一、社会性的习惯(节录) (202)
- 二、何谓社会心理学 (209)

三、订正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节录)	(212)
郭一岑	
一、《苏俄科尼洛夫之心理学》译者附记	(220)
二、《现代心理学概观》导言	(223)
三、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的问题(节录)	(229)
高觉敷	
一、心理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246)
二、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	(255)
三、编写中国心理学史应如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262)
萧孝嵘	
一、《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缘起	(269)
二、《心理问题》缘起	(270)
三、心理学在生活的各方面之应用	(271)
四、苏联关于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的主要研究及 其在教育上的意义(节录)	(280)
潘菽	
一、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	(296)
二、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302)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	(317)
郭任远	
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	(322)
孙国华	
无头扁虫的食物反应(节录)	(336)
陈立	
一、《工业心理学概观》绪论	(338)

二、对心理学实验法的估价问题 (346)

三、对行为强化理论提些异议 (351)

黄翼

一、《儿童绘画之心理》自序 (360)

二、《儿童心理学》编著旨趣 (361)

三、幼儿心理健康个案研究法 (363)

周先庚

一、《类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总结与结论 (385)

二、识字能力与年龄的关系 (387)

三、中国工业心理学应注意的几点 (394)

阮镜清

一、《阮镜清心理学论文选》前言 (405)

二、人类的社会实践与心理发展 (410)

朱智贤

一、《朱智贤心理学文选》自序 (418)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节录） (423)

丁瓒

一、《心理卫生论丛》自序 (438)

二、《青年心理修养》自序 (439)

三、怎样在我国开展医学心理学工作 (440)

曹日昌

一、心理测验的几个原则的问题 (450)

二、《记忆》中译本序 (461)

附 录 (3 篇) (468)

中华心理学会简章 (1921年) (468)

《心理》杂志的宗旨（1922年）	(470)
弗洛伊德致章士钊的一封信（余凤高）	(470)
总后记.....	(473)

王 篴

王筠（1784—1854），清文字学家、教育家。字贯山，号篆友，山东安丘人。道光时举人，曾任山西乡宁知县。他对《说文》研究颇深，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等，综合分析各家学说，订正前人之谬误，为后人指示门径。在语文教学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和有益的见解，对当时和以后的语文教学改革曾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筠在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儿童教育心理学和语文教学心理方面提出了颇具创见的观点。其观点集中反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

这里选录王筠资料 1 篇。

教童子法（节录）

《教童子法》是王筠关于儿童教育心理和语文教学心理的专著。在该书中，王筠提出了儿童教育和语文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专心致志”、“启发思维”、“巩固记忆”、“激发乐趣”等。如他强调要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循循善诱：“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认为“学生是人，不是猪狗。……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在识字教学心理方面，该书提出了先识字后阅读、先教纯体字后教合体字、识字与讲解相结合、词与直观相结合以及卡片记忆法

等重要意见。在阅读教学心理方面，该书提出了连号学习法、圈抹学习法、札录学习法、暗诵学习法等；并主张通过“精读强记，约取实得”来提高阅读效率。在写作教学心理方面，他发现了学生写作呈现出前进——停滞——再前进的现象，认为在学生的写作高原现象出现时，“不可督责之”，而应“涵养诱掖，待其自化”，这样其“文境必大进”。该书还主张写作练习必须先“放”后“收”，批改作文应多“圈”少“抹”，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礼记》有心丧三年，是师与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谓之猎食，而父兄为子弟延师，亦以其幼也，而延无知之师，曾不闻王介甫先入为主之说，是自误也。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同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又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仪礼》《公》《谷》摘抄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

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每日必使作诗，然要与从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声，此则不论平仄；前既教以双声迭韵，此则不论声病；前既教以属对，此则不论对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韵部而已。故初读诗亦只读汉魏诗，齐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读。吾乡非无高才，然作诗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咏物；通人见之，一开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题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观矣。以放为主，以圈为主，等他数十句一首，而后读五七言律，束之以属对声病不难也。

诗题颇难，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题，乃可使学子作。忆袁子才诗话言某人集中有书中干蝴蝶诗，大以为笑；我尝见此集，工夫极好，只是耳目蔽塞。咏物诗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鸭苦竹等诗，寓意深远，又何尝不好？吴梅村莲蓬人、桃核船等诗，则不如不作矣。我见何子贞太史教其侄作诗，题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为题，是可法也。时下题难得，则教以《文选》《咏史》诸篇，而所读之书无往非题矣。咏物题太小，与画折枝草虫一般，枉费气力，如有孝子慈孙以示操选政者，其入选也仅矣。此亦田师不知是魔道，未尝告之而然。

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以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

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经》何名，某经作注者谁，作疏者谁；《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师虽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学矣。如闻一典即逢人宣扬，此即有才者；然间三四日必须告以活典故，如问之曰：两

邻争一鸡，尔能知确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忘出何人传中），先问两家饲鸡各用何物，而后剖喙验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长进矣。

今之教者，弟子入学视为废才，到十三四岁则又视为天才；何也？书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但念藏经而已，是废才也；忽然十余岁便使之作文，岂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废才教之。日读二十艺、三十艺，然以一字不讲之胸，即读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费尽师傅蛮力，使之能解，钝者终身于此，芹不可掇，敏者别读佳文。夫费数年之功，以粪浸灌其心，又费数年之功，以洗濯其粪，何如不浸而无庸洗之为愈乎？且此乃俗语鬼扯腿之说也。当应读书之时，不多读，不勤讲，而以时文煽乱之，是文扯书之腿也；当应学文之时，又念经书，不熟不解，无作料光彩，则又欲温习，此经扯文之腿也。意不两锐，事不并隆，何如分致其功之为愈乎？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哮，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钝师，当其脱换而天阏之，则戚矣。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会元），十四岁入学，文千余字；十八岁乡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岁中会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极必收之验也。

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即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

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则苗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浆，不至滑过。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其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辗转流通也。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呼！某果无罪耶？

佳子弟多有说不出口底苦，为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责以时文排律，自折红行，捷南宫，入翰苑，父兄泰然以为善教矣。敷奏一事，则时文之法不能达其所见也，自恨读史之不早也；公燕分体赋诗，则排律嗫嚅之词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选》之未见也。且有不知自恨者。侥幸主持文衡，不知《四书》有《汪氏大全》《陆氏大全》《王氏汇参》也，而调取至愚极陋之体注，遇典故则使房官检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绝无主名，何处检也？又不知诗经文或作赋、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笔，而以为文体不正，遇有知者，一屋为笑矣。不知早教以读书，则古文正有益于时文，至于出丑败坏，屈抑多士，岂非父兄之教不先乎？

截得断才合得拢，教子者总要作今年读书，明年废学之见，则步步著实矣。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要打算读经；读经时专心致志于读经，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识之字，经不过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也；所读之经，用其义于文为有本之文，用其词于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牵肠挂肚，瞻前顾后，欲其双美，反致两伤矣。

《蒿庵闲话》曰：历城叶奕绳，尝言强记之法云：某性甚钝，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

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读有所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

又曰：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又拟题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笥，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沂州张先生，笥之父执李荆原（名映轸）先生师也，尝言从学时，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耽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吾安丘刘川南先生（名其旋），十余岁时，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比则与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

泰安赵仁甫相国（名国麟），作一讲时文书（忘其名亦未见其书），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济宁知州徐树人（名宗幹）补刻三卷。闻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数十年无捷南宫者，遂弃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于每种题皆录成宏正嘉文以为式，从而学成宏，以致不中也，可谓痴绝。规矩者巧之所从出也，得规矩而失其巧，于义何居焉？试问仁甫领乡荐，捷南宫之文，岂皆成宏体乎？然必选成宏者，其文无支蔓，规矩易见，故以为式；欲其穷思毕精驰骋于规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于规矩之中也。